



舉國
共棄
閻錫山

舉國共棄之閻錫山（下集）

目次

個人之責斥

吳稚暉先生再電糾閻謬妄

劉蘆隱先生報告閻錫山圖謀反動

何應欽先生電趙匡閻

何應欽先生電梁糾閻

陳銘樞先生通電駁斥閻錫山

陳銘樞先生痛評閻錫山

劉峙先生電閻闢謬妄

何成濬先生對閻一再忠告

楊樹莊先生力駁閻謬論

李仲公先生剖析閻錫山倡亂的動機

各省政府之詰謫

江蘇省政府通電責閻

江西省政府通電閻嚴重詰責

安徽省政府通電閻閻謬論

下級黨部之仲討

上海市第一區黨部駁閻錯謬通電

上海市第二區黨部指責閻錫山

上海市第五區黨部通電駁閻

上海市第六區黨部通電聲討閻錫山

上海市擴大宣傳會議呈請中央明令討閻

福建閩清等縣黨部電請中央討閻

河南駐馬店市黨部電請國府懲閻

廣東汕頭市黨部通電伸討閻錫山

綏遠歸綏市黨部責備閻錫山

民衆團體之警告

南京市民衆團體警告閻錫山

杭州各界電呈中央嚴厲制裁閻錫山

江蘇省商民協會詰責閻錫山

上海市商民協會忠告閻錫山

江蘇省工整會斥閩禮讓爲國謬說
無錫縣工整會電閩嚴重詰責

海外僑胞之聲討

中央僑務委員會通電痛闢閩錫山

南洋各屬僑胞聲討閩錫山

美洲各屬僑胞聲討閩錫山

歐洲僑胞聲討閩錫山

澳洲僑胞聲討閩錫山

輿論之鍼貶

什麼是個人中心的武力

自欺欺人多言何益

中央日報
中央日報

檢查閻錫山錯亂的步法

對閻錫山氏進一忠告

對閻氏蒸電之商榷

確定革命觀點

封建思想的表現

康有爲與閻錫山

背叛黨國必做唐逆第二

上海民國日報

上海民國日報

山西民國日報

山西民國日報

中央日報

文化日報

中央日報

舉國共棄之閻錫山

革命先進之斥責

吳稚暉先生再電糾閻謬妄

太原趙次隴先生道鑒，篠復敬悉，台駕卽臨，不勝喜躍，讀百公箋電，猶稱全體大會貽人口實，必須設法消除，才算止亂有方，百公已飲狂藥，令人震駭，今日反共極堅之黨，百公尙私愛竊歎，急望改良，乃忽欲歡迎全體被擯之準共黨，共與止亂，娘子關雖固，王少谷輩承汪陳等之策畫，挾其徒子法孫，授苦肉計而潛至，前年太原，最近河北，若曹况味，百公曾略嘗之矣。以總理之大無畏，自善操縱，不幸身歿，而繼起者多童騷之書生，亦欲飲鴆止渴，至令神州椒擾，大亂勃鬱而未發，百公自視能與世界惡魔同族乎？多年入定，嗔戒忽動，甘願請君入魏，如其其勇，誠可駭詫矣，鄒海濱之徒，失職反復，不問主義，可憐也！消除口實，付託此輩，止亂乎？大亂乎？先生不顧神

州之陸沉，望切致意于百公，終求拚老命而急至，一天風雲，必頓歸平靜，切盼，弟吳敬恆叩敬。

劉蘆隱先生報告閻錫山圖謀反動

——在招待新聞記者談話會報告——

略謂：閻錫山自發蒸（十日）元（十三日）各電之後，今晨又有所謂養（念二日）電，其主張已由禮讓爲國，而變爲下野負責，由下野負責而變爲元老院，樞樞院，由第一屆執監委員負責，變爲一二三屆執監委員負責。再看其養電的簽名，拉有許多土匪軍閥，帝制餘孽在內。我們可知其主張，係在組織混統的政府，甚至變成宣統或帝國主義的混統政府，亦說不定。閻氏各電，表面上主張和平，實際上已經動兵；表面上說整個的黨，實際上已變成了土匪政客官僚軍閥帝國主義的領袖，閻自己便作一切反革命勢力之結晶。養電的簽名將領，除閻之外，冒名者很多，如滇川黔邊遠省分各將領，皆已表示擁護中央，且與閻毫無關係者，皆被冒名列入。即各省著名匪首，或久被解決之軍閥

亦被列入，內中主張仍爲國是國人解決之論調，實際上不外找出安福系研究系張宗昌孫傳芳吳佩孚段祺瑞等，及一般土匪而已。前者三院長給他的電報說：『何不請出朱毛』，不料現在果應斯言。閻錫山以爲憑他治山西的成績，便可以解決國是，但是山西的內容如何，據各地社會團體調查，山西的結論，閻錫山治晉方針，不外愚民政策；凡屬有用人才，或用巧妙方法送之出境，或設法使其吃鴉片烟，因爲一個人吃了鴉片，便沒有用了。山西境內除鴉片流毒之外，還有紅丸白丸，全國各地毒品流行最甚者，要以山西爲第一，甚至大學生亦多有吸白丸，其所謂自治，便是仰賴一般鄉長村長四五十歲的鴉片烟鬼，自治內容，是使地方拿錢出來，使人當兵，以贖了供其犧牲。而這一般鴉片烟鬼的鄉長村長，便是爲其負責之人了。聽說他現在想組北平政府，以馮爲軍政部長，閻自己作內政部長，其目的亦不外以治山西之法治全國而已。山西人民，毫無生氣，如以治山西的情形來號召，又怎樣能號召呢？閻又以晉鈔通行於其勢力所及之地，以搜刮人民現金，剝削社會元氣，而他反說『革命是南方人征服了北方』；其實總理革命提倡三民主義，其目的係在挽救全中國及世界上之弱小民族，是要使中國之四萬萬同胞，及世

界上被壓迫人民，均要立於平等地位的。閻錫山治理河北，乃是封建思想的辦法。試看河北各機關非山西人不用，非親信者不用，河北一省每月要有五百萬現金流入晉省，由此可證明閻錫山是純粹用狹義的封建思想，來統治河北，反以此來攻擊革命，實屬笑話。現在閻已走到死路去了，勾結土匪軍閥以及專制餘孽，作澈底之反動，閻氏未有不失敗的。閻氏的虛偽甚於馮玉祥，即山西河北人民亦騙不到，何況全國民衆，他既不可以理喻，惟有讓全國人民來裁制他。拉上一般土匪軍閥來同我們講話，已經不配，而拉了土匪軍閥來講三民主義，更是不配。近數日來，北方民衆團體對閻之反動，很爲反抗，閻氏命令嚴厲檢查電報，已使社會不安，近更調兵遣將，使地方交通梗阻，故在閻氏統治之下，已屬暗無天日，現在北方言論，仍是一致贊助中央的和平統一政策，此次閻氏想利用西北軍作先鋒，他自己仍像烏龜頭一樣，不敢伸出來。這一種詭計，別人是很容易看破的，自然不願供其犧牲的，故閻氏敗亡，爲日已經近了云云。

何應欽先生電趙匡閣

太原趙院長次臨先生勳鑒：寒（十四日）電敬悉，國民革命成功，必須經過訓政，既爲黨員，卽當負責，權利可讓，天職則不可棄，辛亥革命，總理位爲元首，尊榮已極，其後奔走流離，幾經危厄，奮鬥到底，至死弗渝，非不讓也。百川蒸（十日）電，只知個人敵視尊榮，而忘却對黨國民衆之責任，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當此民病國危，萬不宜再生糾紛，惹起內亂，百川果誠意下野，儘可逕自出洋修養，以息謠囂，若欲爲民服務，則請擁護中央，共維國是，而濟時艱，庶幾磊落光明，不致以禮讓之美名，爲禍國者張目，先生公忠黨國，本君子愛人以德之義，希匡正百川臨崖勒馬，毋使爲政客所誤，致陷三晉人民於萬劫不復之地也，臨電不勝翹企之至，何應欽叩刪。

何應欽先生電梁糾閻

梁主任百川兄勳鑒：密，別半年矣，馳念奚如！百川素以擁護中央，維持和平爲職志，不圖此次竟假禮讓之美名，爲倡亂之主動，閱電驚詫，深爲惋惜！當此民病國危，若非和平統一，將何以安內攘外，圖存救死，百川對於大局，有何主張，儘可貢之中央

，有善必納，何用與師動旅，課國殃民，吾兄愛護黨國，弟庶深佩，倘能糾正百川，臨崖勒馬，則仁言利溥，全國蒙庥，竊於兄重之矣，臨電不勝翹企之至，弟何應欽叩
鑒。

陳銘樞先生通電駁斥閻錫山

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各院院長鈞鑒，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各路總指揮，各師旅長，各機關民衆團體，各報館均鑒，閻百川先生，老成勳奮，許身黨國，多難興邦，正期匡濟，而深居太原，每懷綽綽，徒令吾人延佇聲歎，渴慕風儀之日久矣，何幸近者蒸日通電，出其深湛之思，發爲冲遠之論，高齋遺物，曷已期人，汲汲思勞，有足多矣，然而銘樞區區有欲言者，蓋聞義以爲賢而行之之謂禮，恭敬撝節以明之之謂讓，不順若於義不撝節於己，則禮云禮云，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故曰不能以禮讓爲國，於禮何有？今之中國以一人一姓一家之天下，變爲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而此同人於門於野之全民，卽降大命於我，惟精惟一之同志，黨國一體，億兆一心，從政公僕，庶事百

懷念賀義之在茲宜克己以復禮，况我國府主席蔣公介石，荷全國之付託，受全民之職司，天下非私，一身莫主，豈可任意潛躍，自有其躬，年來整軍訓政，建設百端，方軌並行，立程謀遠，方當統治之未甯，應切同舟之共濟，與言勸捨，甯不違誠，泥古論今，尤所未達，黨是卽是國是，黨人豈異國人？黨是還黨，國是還民，名實何依，深心難喻，自頃數月，張桂諸逆，奔突於一隅，馮唐諸凶，輒強於河洛，不諒和平，與戎黷武，仗國威靈，後先瓦解，不於此時弘肩丕播，益勵厥躬，乃復拘牽禮讓之文，坐昧公侯之義，効身黨國之謂何？實難於人其曷已；比者百川先生，亦曾投袂奮激，揚威中州，中央俾以北省之構宜，總戎之副貳，鏘洋大風，同人屬望，國民固未嘗敢以撙節之談，妄繩邁德，而先生不咎好亂煽惑者之擾邦，乃獨翻其反而發矢無的，在野救國，理復何居？此銘樞所爲三復電文，繞室傍徨，憂心如搗者也，去年冬月，遼天冰雪，風毛扇野，雨血厲空，懷莫京之贈繳，感神州於魚肉，况乃誕客狂囂，騰播郡邑，扇風揚餒，拗怒投機，北平舊觀，莽蒼征自，長言永歎，不能造衷，所望同舟共矢，秉心塞淵，盛衰早述，固敗惟媿，臨電不任憂伊恩款之忱，謹達以聞，陳銘樞叩巧。

陳銘樞先生痛評閻錫山

——在廣東省政府紀念週報告

各位同志：這幾天報載閻百川先生致蔣主席電，電文披露後，很引起一般民衆和中外人士的注意，似乎將有很重大不妥的事體發生，我雖然是一省的當局，對這電報之真象，也是不大明白，將來變化的結果，更不能預先測斷，不過全國社會上，既是都已注意，深感不安，我不能不就我的觀察，下個正確的批評。

現在的政府是國民黨的黨政府，我們批評閻先生這個電報，是要自己先站在國民黨和革命民衆的立場，做批評的根據。國民黨和革命的民衆，是新時代的產物，是前進的，不是平常陳腐倒車的東西，明白自己的立場和時代的背景，然後才可以把這件事體弄清，界線分明。閻電文中的意思，簡單提出兩點，第一他講以禮讓爲國，第二黨事還歸黨人，國事還諸國人。我且根據他的話站在自己的立場忠實的批評一下。

我的批評分三點：第一是非問題，就是明是非；其次利害問題；第三論大勢。

先就是非問題，閻先生提出禮讓爲國四個字，約蔣主席同時出洋，放手不管，讓人來幹。試問黨國大事是否可以當作一己的家私，一己所得的權利可以隨意予取的嗎？蔣主席是開國的首領，革命的事業，正待有能力有希望的蔣主席提綱挈領的來辦理來建設來統帥，全國人民也正要首領依賴首領，生命財產才有保障。那末蔣主席之以身許黨，以身許國，只有他的義務，實際是人民的一個公僕，本身絕對無權利之可言，禮讓兩個字，在這裏是用不着的。閻先生看做首領是權利，我們的同志，看做首領是公僕是義務，在他以爲我已得的權利拱手讓給他人，自居禮讓之名，可以感人動人，可以息爭端，我看現在這種時代，決沒有這種事可以感人的事。或者上古時代也許有這回事。閻先生之見解或許是古人的見解，祇可惜不合現代的潮流，革命的需要。上古時代所謂讓國者，是以天下爲私物，一個人在上面爲所欲爲，民衆不敢過問。現在不然，民衆都是主人，首領只是公僕，既是担任公僕的責任，就不能再說退讓了，負了民衆的委託，負有革命的使命，不能說讓，也無權可讓，這是我的正面的解釋，賀言之，在這時而言退，是違背潮流不合事實的。

再就關先生電文裏面的意義來講，如果他是不良發現真心禮讓，其結果可以福國利民，到還不違背革命，但是我們就最近的形勢來看，他要葆主席退，退得脫身嗎？他跟着主席退，他又退得了嗎？如果真退，除非把自己的地盤，自己的軍隊，交還中央，聽中央支配，我們現在把廣東和山西來比較看看：我們的同志爲國爲黨爲中央鞠躬盡瘁，一絲一毫的力量不敢自私，關先生的軍隊，只是個人的軍隊，關先生的地點，只是個人的地盤，盤據操縱，中央不能過問，在這種情形下面誰人都不能相信他是真心退讓呵。即令他一時離開本國，而攜盤軍隊仍不肯放手，在海外用電報來指揮軍政，這又算得真退讓嗎？這是從反面來透視的心理。

在正面講，沒有深的意義，他的觀點，完全錯誤，在反面看，似乎好多古怪的意思含在裏面，欺騙旁人，他這種議論的是和非，明白的同志，一看就明白他的錯誤，不值一駁，不攻自破了。

其次利害問題，本來事業，不是計較目前的利害而是要注意到永久的成功，總選革命四十年，那一天不是失敗，到現在才收得一點效果，是這樣才有革命的眞價值。蔣

主席繼承 總理的遺教，不畏難，不苟安，不急功近利，慢慢的把革命的主張件件的實現，許多的禍亂，一天天的削平，在清黨以後，兩年之間，大亂頻仍，反抗中央的事，不知有了多少次，大家很替中央担心，其實中央行所無事，舉重若輕的，一一截定了。現在革命的力量，愈加雄厚，無論若何反動，蔣主席一手應付有餘，必能立時消滅，無論若何搗鬼，終逃不了中央的明察。這次閻先生的電報，如果萬一發生不好的變化，以我們革命的經驗，和革命的力量來看，本絕不要緊，絕不相干，即令時局發生變化，對于廣東後方的事，有我們大家維持，了無牽掛，直接的可以使廣東安若泰山，不受影響，間接的可以紓中央南顧之憂，決不會搖動到這邊來，這是兄弟敢大胆的把這次閻電發生出來的，對于中央和廣東的利害關係，昭告大家和民衆們，大家明白這個關係，自然可以放心了。

第三就大勢來講，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社會現在漸漸的打破了，革命勢力一天天的增長增高，革命的民衆浩浩蕩蕩的向革命成功的道上走，這是新時代的潮流，和革命民衆的需要。若還要倒轉頭來，不替時代，不問民衆，保守自己舊的腦筋，舊的思想，即令